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WILEY

布莱克维尔 《尼各马可伦理学》 指南

[美] 理查德·克劳特 (Richard Kraut) 主编
刘玮 陈玮 译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布莱克维尔 《尼各马可伦理学》 指南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美] 理查德·克劳特 (Richard Kraut) 主编
刘玮 陈玮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52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莱克维尔《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美)克劳特(Kraut, R.)主编;刘玮,陈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4556-9

I. ①布… II. ①克…②刘…③陈… III. ①伦理学-研究-古希腊
IV. ①B82-091.984②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0651号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edited by Richard Kraut
© 2006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 solely wi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书名: 布莱克维尔《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

著作责任者: [美]理查德·克劳特 主编 刘玮 陈玮 译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556-9/B·121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8印张 44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

II 布莱克维尔《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

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作者简介

克里斯·鲍勃尼奇(Chris Bobonich),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希腊伦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论文,并撰写了《重塑柏拉图的乌托邦》(*Plato's Utopia Recast*, 2002)。

萨拉·布罗迪(Sarah Broadie),圣安德鲁斯大学沃德洛讲席教授(Wardlaw Professor)。她撰写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自然、变化和能动性》(*Nature, Change and Agency in Aristotle's Physics*, 1984)、《文本与可能性:亚里士多德模态概念研究》(*Passage and Possibility: A Study of Aristotle's Modal Concepts*, 1984)、《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 with Aristotle*, 1991)以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导言和注疏(克里斯托弗·罗[Christopher Rowe]翻译,2002)。

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牛津大学圣安娜学院尤西罗研究员(Uehiro Fellow)和导师。他撰写了《密尔与功利主义》(*Mill and Utilitarianism*, 1997),并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2000)。

多罗西娅·弗雷德(Dorothea Frede),汉堡大学哲学教授。她目前正在为柏林研究院系列准备新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德文译本和注疏。

宝拉·高特里布(Paula Gottlieb),威斯康星—马蒂斯大学哲学教授、古典学兼任教授。她为 Archelogos 项目分析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和第二卷,现在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著作。

罗萨琳·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教授。她撰写了《论德性伦理学》(*On Virtue Ethics*, 1999)以及该领域的各种论文,包括一些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论文。

T. H. 埃尔文(Terence Irwin),康奈尔大学苏珊·林·萨奇哲学与人文学讲席教授(Susan Linn Sag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Humane Letters)。他翻译

2 布莱克维尔《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

并注释了柏拉图的《高尔吉亚》(1979),撰写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Aristotle's First Principles*, 1988)、《古典思想》(*Classical Thought*, 1989)、《柏拉图的伦理学》(*Plato's Ethics*, 1995),还翻译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版,1999)。

理查德·克劳特(Richard Kraut),西北大学哲学和古典学教授,查尔斯·莫里森与艾玛·莫里森人文学讲席教授(Charles E. and Emma H. Morrison Professor in Humanities)。他撰写了《苏格拉底与城邦》(*Socrates and the State*, 1984)、《亚里士多德论人的好》(*Aristotle on the Human Good*, 1989)、《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Aristotle: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2)。

加文·劳伦斯(Gavin Lawrenc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教授。他发表了很多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现代伦理学的论文。

加布里埃尔·理查森·李尔(Gabriel Richardson Lear),芝加哥大学哲学助理教授。她撰写了《幸福生活与最高的好:论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Happy Lives and the Highest Good: An Essay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2004)。

苏珊·索维·梅耶尔(Susan Sauvé Meyer),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副教授。她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希腊和罗马伦理学,她的《古代伦理学》(*Ancient Ethics*)即将出版。

A. W. 普莱斯(A. W. Price),伦敦大学博贝克学院哲学学院副教授(Reader)。他的研究集中在古希腊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撰写了《心灵的冲突》(*Mental Conflict*, 1995)、《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中的爱与友爱》(*Love and Friendship in Plato and Aristotle*, extended edn, 1997)。

C. D. C. 里夫(C. D. C. Reeve),北卡罗来纳大学 Delta Kappa Epsilon 哲学讲席教授。他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2004),最近撰写了《爱的混乱》(*Love's Confusion*, 2005)。

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 (Malcolm Schofield), 剑桥大学古代哲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拯救城邦》(*Saving the City*, 1999) 和《斯多亚派的城邦论》(*The Stoic Idea of the City*, expanded edn, 1999), 并与克里斯托弗·罗共同编辑了《剑桥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2000)。

珍妮弗·怀廷 (Jennifer Whiting), 多伦多大学杰克曼校长哲学讲席教授 (Chancellor Jackman Professor of Philosophy)。她主要研究道德心理学 (古代和现代), 发表了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各种论文。

查尔斯·杨 (Charles M. Young), 克莱蒙大学哲学教授。他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德性的专著, 以及为 Archelogos 计划撰写有关《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的内容。

致 谢

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撰写的第十四章“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学”第一节包括和扩展了《剑桥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Christopher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十四章中的内容。

缩写对照表

<i>An. Post.</i>	<i>Posterior Analytics</i>	《后分析篇》
<i>An. Pr.</i>	<i>Prior Analytics</i>	《前分析篇》
<i>Cael.</i>	<i>On the Heavens</i>	《论天》
<i>Cat.</i>	<i>Categories</i>	《范畴篇》
<i>De An.</i>	<i>De Anima (On the Soul)</i>	《论灵魂》
<i>EE</i>	<i>Eudemian Ethics</i>	《欧德谟伦理学》
<i>Gen. An.</i>	<i>Generation of Animals</i>	《动物的生殖》
<i>Gen. et Corr.</i>	<i>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i>	《论生成与毁灭》
<i>Hist. An.</i>	<i>History of Animals</i>	《动物志》
<i>Meta.</i>	<i>Metaphysics</i>	《形而上学》
<i>MM</i>	<i>Magna Moralia</i>	《大伦理学》
<i>Mot. An.</i>	<i>Movement of Animals</i>	《动物的运动》
<i>NE</i>	<i>Nicomachean Ethics</i>	《尼各马可伦理学》
<i>Part. An.</i>	<i>Parts of Animals</i>	《动物的部分》
<i>Phys.</i>	<i>Physics</i>	《物理学》
<i>Pol.</i>	<i>Politics</i>	《政治学》
<i>Rhet.</i>	<i>Rhetoric</i>	《修辞学》

目 录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I
作者简介	1
致 谢	1
缩写对照表	1
导 论	
理查德·克劳特	1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著作	
克里斯·鲍勃尼奇	12
第二章 人的好与人的功能	
加文·劳伦斯	39
第三章 如何证成伦理命题:亚里士多德的方法	
理查德·克劳特	82
第四章 中道的核心学说	
罗萨琳·赫斯特豪斯	102
第五章 亚里士多德论伦理德性与美好	
加布里埃尔·理查森·李尔	123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论自愿	
苏珊·索维·梅耶尔	146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伟大	
罗杰·克里斯普	169

2 布莱克维尔《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

第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

查尔斯·杨 191

第九章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C. D. C. 里夫 211

第十章 实践三段论

宝拉·高特里布 232

第十一章 不自制与自制

A. W. 普莱斯 250

第十二章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快乐与痛苦

多罗西娅·弗雷德 275

第十三章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友爱论

珍妮弗·怀廷 298

第十四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学

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 332

第十五章 阿奎那、自然法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幸福论

T. H. 埃尔文 351

第十六章 亚里士多德与当代伦理学

萨拉·布罗迪 372

亚里士多德文本索引 395

索引 415

译后记 433

导 论

理查德·克劳特

亚里士多德目前在道德哲学研究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与屈指可数的另外几位历史人物(休谟、康德、密尔,或许还有其他几个)一起,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的哲学研究进路被当作这个领域的严肃学者必须要学习的内容(虽然并不必然要接受)。与古代和中世纪的很多哲学家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框架被认为或许依然有效,至少可以被吸收或转化进一个更大的架构,从而将他的洞见与其他人的结合起来。但是如果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他讨论的任何主题上都是最终的权威,或者认为他没有任何盲点或局限,或者认为他可以在伦理研究的任何方面提供帮助,则是愚蠢的。但是不管怎样,在道德哲学中,他是一个谁都绕不过去的人物,即便你决定要变成一个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1

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讨论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处于核心位置。柏拉图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在雅典创立了学园,亚里士多德(他生于斯塔吉拉,因此从来不是雅典公民)在公元前367年17岁的时候来到学园,并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那里待了二十年,直到柏拉图去世。之后他离开了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继续他的哲学和科学研究。学者们大体上同意,亚里士多德在道德哲学领域最有名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不是写于这些较早的阶段,而是在公元前334年他返回雅典,在雅典城外的吕克昂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中心之后。

在那里他写作和教学直到公元前323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人们经常假设,他哲学论著中的一些,或许很多,都是供讲课之用,至少那些讲稿取自他撰写的作品。亚里士多德本人大概没有给这部伦理学著作命名为“尼各马可”。尼各马科斯(Nicomachus)是他父亲和儿子的名字;或许他的儿子与编辑这部以他命名的作品有关,但这只能是我们的猜测。在汇集成《政治学》的那些政治论文中,当亚里士多德提到那些已经讨论过的伦理问题时,

2

他将这些作品称作 *ta ēthika*, 意思是与品格 (*ēthos*) 有关的作品。他没有称之为“尼各马可”或“欧德谟”(他另一部处理伦理问题的主要作品), 而只是 *ta ēthika*, “伦理事物”。当然, 我们现在用“伦理的”指任何与对与错、好与坏、责任与义务、应该做什么有关的事物。但是当亚里士多德提到 *ta ēthika* 时, 他和他的读者听到的是词根 *ēthos*, 因此他们会认为这些作品主要关注品格。我们很容易看到《欧德谟伦理学》(欧德谟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 可能是这部作品的编者) 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为什么应该被称作关于品格的研究: 它们主要处理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培养和赞赏, 或者避免和指责哪些灵魂的品质。

现在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伦理学”(或者有时候被称作“道德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 我们需要记得这种划分主题的方式是被发明出来的, 而亚里士多德就是发明者之一。柏拉图并没有将哲学划分为伦理学、政治学、知识论等等。相反,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相信哲学是单一和统一的主题, 任何部分的研究都不能孤立于其他部分, 比如《蒂迈欧》(*Timaeus*) 中对可见宇宙的研究必须与《斐莱布》(*Philebus*) 中关于快乐的研究、《礼法》(*Laws*) 中对立法的研究、《泰阿泰德》(*Theaetetus*) 中关于知识的研究等等结合起来。而与此相对, 亚里士多德在撰写他的伦理作品时认为这个主题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 要运用某种适于该对象的方法论, 而且学生们不需要探究那些在伦理学领域之外的哲学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 他称这种研究为“政治学”, 表明他并没有将政治学与伦理学当作哲学的两个相互分离和自主的部分(不像我们当代的很多哲学家那样)。《尼各马可伦理学》被看作是两卷本研究中的第一卷。如果亚里士多德给全部两卷本著作一个统一的标题, 那么就会是 *politikē* (政治学), 也就是对政治事物的研究, 虽然(借用他在 X. 9. 1181b15 中的一个说法)“人事的哲学”或许更能表达这一研究的范围。但是他显然认为 *politikē* 可以很恰当地作为第二卷的标题, 而 *ta ēthika* 则是第一卷的恰当标题。

3 虽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称这里的研究为 *ta ēthika*, 因为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在考察品格的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宣布这是他讨论的主要论题, 甚至是主要论题之一。相反, 他朝着这个论题前进。在第一卷开始很久之后, 我们才知道对品格的研究将要在接下来的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始于人类有所追求的现象, 以及所有那些追求的对象: “每种技艺和探究, 以及与此相似, 每种行动和决

定,似乎都指向某种好”(NE I. 1. 1094a1-2)。这个最初的观察在之后被用来表明“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终极论题:它是我们所有行动指向的目标,因此对它的更好理解会让我们受益。我们被引向对品格状态的研究只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试图在终极的好与某种品格状态之间建立联系。培养和实践某些品格状态,也就是那些被广泛认为是德性的状态,是值得赞赏的;而另一些,也就是被广泛认为是缺陷或恶性的状态,则是必须予以避免和指责的。

在将好置于伦理理论的中心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遵循着柏拉图思路,后者在《理想国》第六卷中让苏格拉底宣称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好,因此好必然是哲学研究的最高对象。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虽然在这方面极大地受惠于柏拉图,但是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I. 6 中极力强调这个差别。他认为柏拉图和他的追随者主张用一种完全普遍的方式研究好,以至于可以平等地应用到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柏拉图主义者想要知道当一个对象 X 被称为好的,或者对某人好,或者是一个好东西时,到底是什么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种伪研究(pseudo-study),因为它将那些本该被分开的东西合到一起。在他看来,有一种对人类好(human good)的单一研究。如果某人不关注人之为人的特征,而是在一个更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思辨,从而让自己的研究可以同样应用到植物、动物、神、好的时间、好的地点等等,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发现了。但是当我们关注人类的心理学,尤其是关注我们能够推理,以及在情感生活中可以回应道理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利用对好的研究。

关注对人类而言的好赋予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特殊的特征,他的这种关注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通过更好地理解人的福祉得到改善。这是一项极其大胆的哲学事业,因为它(以及对柏拉图主义抽象性的反感)试图找到某种具有很高普遍性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男子,而且适用于所有人类成员),同时又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政治制度,指导政治和个人的决定。这个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植根于我们对经验世界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人类具有高度普遍性和长期性的事实。对于这种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合理地问,亚里士多德是否也犯了那些柏拉图主义朋友的错误——追求过高的普遍性。或者,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对每个人都好的重要真理(即对于指导我们的行动来说有用的真理)? 我是人这件事为什么应该在思考如何生活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对人类而言的好这个概念是否在实践中那么具有活力，从而可以成为实践推理的基础，还是说思虑（deliberation）需要由比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更丰富的概念（比如权利、义务、责任）来指引呢？他发明了这样一种哲学计划，它的优缺点都极难评价。而这正是阅读他令人兴奋的原因。如果一个开放的、认真的、聪慧的读者去探索亚里士多德的“人事哲学”，一定会遇到一些与伦理生活有关的最深刻的基础性问题。

本书中的论文都是首次发表，把它们放到一起勾勒了有关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阐释上和哲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该书的任何严肃读者都必须面对的。克里斯·鲍勃尼奇的论文（第一章）强调了关注亚里士多德其他伦理学著作的价值，尤其是他的早期对话《劝勉》，以及另一部主要的伦理学著作《欧德谟伦理学》。虽然《尼各马可伦理学》长期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最终的和决定性的陈述，而《欧德谟伦理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有共同的三卷）则一直被少数专家之外的读者忽略，但我们其实没有很好的理由给予它们如此不平衡的关注。亚里士多德在整个哲学生涯中都在思考实践方面的问题，他在某部作品中讲的内容有时候会在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他作品。如果我们能够超出《尼各马可伦理学》，关注那些较少研究的伦理作品，它们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尼各马可伦理学》。

加文·劳伦斯的论文（第二章）评价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的长处和弱点，这个理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和第十卷（6—8章）得到了详细的说明。他尤其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当亚里士多德要求他的听众考虑人类是否有某种 *ergon*（通常译为“功能”[function]），并且进而论证他们确实有——也就是运用灵魂推理的部分和能够对理性做出回应的部分，他是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跨越了绝对不能合法跨越的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或者从在审慎的意义上（prudentially）有价值的东西跨越到道德上可敬的东西？第二，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转回到人类幸福的问题，并给出一系列论证，意在指出最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最 *eudaimon* 的生活）属于花很多时间实践理论德性的人，他这样做是否与自己伦理理论的主线相矛盾？如果亚里士多德仅仅说沉思（也就是理论理性的运用）是很多值得做的理性活动或由理性支配的活动之一，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矛盾，但是在 X. 7-8 中，他似乎给了它一个特殊的，甚至是崇高的地位，使它成为好生活的顶峰。劳伦斯认为那个理想是有问题的，但是并不说明亚里士多德在根本出发点上犯了错误：为了找到什么是生活得好，我们必

须“寻找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生物,以及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之中的基本事实。”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在探究人类好的本质这个一阶问题和反思这一探究的恰当方法的二阶问题之间游走。亚里士多德告诫听众不要期待从他的论证中得到比主题所能允许的更多的东西——他不可能给出数学的精确性,并且预见到他的论证只有那些在好习惯中被培养起来的人才会接受。但是他确实回应了推理的恰当标准问题。这些标准中有很多都在第一卷中得到了说明,但是亚里士多德方法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直到后面才予以显明(VIII.1)。那个“从有声望的意见出发”或“辩证”的方法是我那篇文章的主题(第三章)。

第一卷的主要论题是,既然人类的好或幸福(*eudaimonia*)在于卓越地或有德性地运用我们推理和回应理性的能力,那么要更加具体地指出那个好是什么,就需要考察灵魂中那些卓越的或有德性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在第一卷最后亚里士多德就转向了对人类的好更具体的说明,这个说明也成为了第二至第四卷讨论具体德性的导论。亚里士多德既有关于德性是灵魂何种状态的普遍理论,也有对他称作德性的那些灵魂性质的具体论述,比如勇敢、慷慨、正义等等。但是这个关于德性的普遍理论和对具体德性的具体描述都贯穿着所谓的“中道学说”(虽然亚里士多德只是说德性作为状态在于并且瞄准某个中道,但“中道学说”并不是他真正使用的概念)。他说认识到德性的居间性(*intermediacy*)具有实践价值,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罗萨琳·赫斯特豪斯的论文(第四章)论证,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在这个“学说”中并没有包含任何真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看到一些重要的洞见。恰当地加以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处理各种德性时的主要贡献在于描述了很多种我们可能偏离正确事物的方式,以及在引导或误导我们思虑的过程中情感扮演何种角色。在生活中偏离正轨,就是没有获得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在情感和认知能力之间保持平衡的技巧。

虽然任何熟悉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人都会认识到德性是居间状态对他来讲有多么重要,但是在他对德性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这部分原因在于他几乎从没有解释过这个主题的重要性。*kalon*这个词可以根据语境被翻译成“美的”“美好的”“高贵的”,它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随处可见,并且在他对德性的讨论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